

十六 鉴真东渡日本

唐朝时，封建经济繁荣，国势强大，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。为了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博大精深的文化，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末期，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并成行的就有13次之多（有一次仅达百济），还有一次是派到唐朝的“迎入唐使”（赴唐的日使，久未归国，派使团前往迎接），两次是“送唐客使”（送回唐朝的专使）。使团中有许多留学生，还有留学僧，其中不乏好学之士和学识渊博之人。

日本遣唐使团航海到中国来，大约分为几个阶段：

唐朝初期（唐太宗贞观四年—高宗总章二年，即公元630年—669年）日本派出的使团，一般规模较小，船只一二艘，约200人而已。

航线：走北路。自九州博多湾——对马岛——沿朝鲜半岛沿岸——辽东半岛——山东半岛的登州、莱州。这条航线需时数十天，比较安全。

唐朝极盛期（武则天长安二年—玄宗天宝十一年，即公元702年—752年）：日本派出的使团规模扩大很多，人数都在500人以上，分乘四艘船只来大唐。

航线：这时期因新罗与日本的关系恶化，只好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即南岛航线：自九州——日本南岛诸岛：种子岛（多弥）、屋久岛、奄美大岛——横渡东海——明州、扬州。这条航线风险大，航程也不短。

唐朝后期（肃宗乾元二年—懿宗咸通十五年，即公元759年—874年）。由于755年开始的安史之乱的影响，唐国势日衰，日本遣唐使团规模和人数大不如前。

航线：安史之乱后，开辟了一条新航线，即南线。自九州博多湾——长崎以西五岛列岛（等待顺风）——横渡东海——明州、扬州。这条航线航程短，遇顺风10天就可到达，只是当时日本船只受制作水平及航海知识所限，风险最大。

中国人也不断东渡日本进行中日文化交流，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。

鉴真俗姓淳于，生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（公元688年），逝于唐代宗宝应二年（公元763年）。他是扬州江阳县（今江苏省扬州）人，14岁时进扬州大云寺，从闻名天下的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。在名师的指引下，鉴真的学业突飞猛进。三年后，他离开大云寺到越州（今浙江绍兴）龙兴寺学戒律，并受“菩萨戒”。唐中宗景龙元年（公元707年）他云游四方求学，到过洛阳、长安。景龙二年，他20岁时，由律宗法师弘景主持，他受了“具足戒”。此后，他不断钻研佛教经义，对律宗有很深的研究。律宗是唐朝时佛教十大派别之一。律宗是说佛教徒因其等级而有

持五戒、十戒、二百五十戒等之区别，唐初很盛行，号称戒律森严。

唐玄宗开元元年（公元713年），鉴真回到扬州大明寺宣讲戒律，听他讲经和由他授戒的弟子达四万多人，这时，他已是学识渊博、威望很高的佛学大师了。他还不断组织僧人抄写经书，多达33000多卷，他还设计建造过寺院80多所，日本来到大唐的留学僧也都仰慕他的佛学造诣。

开元二十一年（公元733年）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来到大唐。随团前来的日本留学僧荣睿、普照受日本圣武天皇之命，约请鉴真东渡。唐玄宗天宝元年（公元742年）冬十月，荣睿、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，表达日本仰慕之意，并说：佛法虽然流传到日本国，可是还没有传法授戒的高僧，请“大和上东游兴化”。鉴真问寺内诸僧，有谁愿意应此远请？众僧默然。良久，才有一僧名祥彦者说：“彼国太远，生命难存，沧海淼漫，百无一至。人生难得，中国难生，进修未备，道果未克，是故众僧缄默。”鉴真听后说：“为法事也（为了宏法传道），何惜身命！诸人不去，我即去也。”鉴真去意已定，从此，就开始了东渡日本的准备。鉴真宣扬佛法的献身精神感动了弟子祥彦、道航等21人，他们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师父东渡日本传法。当时大唐的法律严禁民间私造船只东渡日本。“诸私渡关者，徒一年，越度者，加一等。”（《唐律疏议》）因日本一度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结盟与大唐抗衡，东海沿海又有“海盗”出没，政府严禁私自出海。鉴真及其弟子们只有秘密准备船只、佛经、粮食、药品等。

第一次东渡（公元743年4月）

鉴真及其弟子准备在大唐天宝二年（公元743年）东渡日本。准备工作在顺利地进行着，但四月的时候鉴真大弟子道航认为如海和尚只是少学晚辈，不适合跟随鉴真东渡。如海和尚大为不满，就秘密向淮南采访厅采访使沈景清诬告道航通海盜，说：“道航造船入海与盗贼连。”沈景清当即扣留了如海并派兵到各寺院搜寻中日僧人，道航、荣睿、普照等都被逮捕，所造的船只也被没收入官了，第一次东渡还没出发就失败了。

第二次东渡（公元743年12月）

八月，日僧荣睿、普照被释放后，决定再次恭请鉴真一起回日本。他们秘密到大明寺谒见鉴真，面陈邀请之诚意。鉴真深受感动，为了却心愿，他出钱80贯从岭南道采访使刘臣邻那里买到一艘旧军船。又雇船工18人，工匠85人，准备了经书等书籍和粮食、医药等一应物品。十二月中旬，鉴真等从扬州出发，顺长江而下，当航行到狼沟浦（今江苏南通市狼山江面）时，遇到了狂风，江浪汹涌，船只触礁而破，已无法行驶。船工只得把船停靠浅滩暂避风浪，争取时间抢修船只。谁知又遇涌潮，水深及腰，正当寒冬，冷风刺骨，粮米被浸，腹内无食，无法前进，只得返回岸上。

第三次东渡（公元744年春）

鉴真矢志不移，一个月后（公元744年春）再次准备好粮食、淡水等物，修理好船只后，他想从大坂山（今六盘山）直航日本。可是到了大坂山后无法泊岸，只得转驶大屿山。正遇逆风，只好等待顺风，一个多月后才得乘顺风继续航行。当驶近乘名山（今舟山岛北的大衢山）时，又遇巨大风暴，好不容易快要靠岸时，又触暗礁。这时候，船被撞破了，沉入海底，备尝艰辛地爬上岸后，虽是死里逃生，干粮、淡水也全没有了。又面临饥渴的威胁，经过三天三夜，才遇到渔民，得到搭救。当地僧侣得知此事后，他们不愿鉴真再冒惊涛骇浪之险，请求地方官逮捕日本僧人荣睿等人，于是，鉴真等就被明州地方官软禁于鄞县（属明州管辖）著名寺院——阿育王寺中，第三次东渡又失败了。

第四次东渡（公元744年）

各地僧众听说鉴真到了阿育王寺后，便纷纷前往请求鉴真大师去讲学。唐天宝三年（公元744年）鉴真到越州（今浙江省绍兴市）、杭州、湖州（今江苏省吴兴县）、宣州（今安徽省宣城县）等地巡回讲学传授戒律。讲学过程中秘密筹集再次到日本去的费用。为防止官府的追捕，经过缜密的考虑，他计划在远方——福州登舟赴日。为此，他派弟子等先到福州去买船，作各种远航准备。然后自己借到各地名山名刹古寺朝拜佛迹为名，再乘机脱身至福州，与在福州的弟子会合一起赴日。但事机不密，鉴真在扬州的弟子灵祐听说师父将再次东渡后，他不忍师父去冒“沧溟万里，死生莫测”的飘洋过海之风险，就联合了各寺僧众状告官府，以阻止鉴真东渡。据此，江东道采访使就派人赶到黄岩县禅林寺把鉴真等送回扬州大明寺。由福州登舟赴日的计划也失败了。

第五次东渡（公元748年）

唐天宝七年（公元748年）春，日僧荣睿、普照从同安郡（今安徽省安庆市）乘船抵扬州崇福寺谒见鉴真，商定再次渡日，并立即准备船只及各种随带物品，六月二十七日，鉴真及弟子、水手等35人自扬州崇福寺出发，至扬州三叉河口登舟，沿运河至瓜洲镇入长江，行至狼山又遇恶浪，终于冲出长江口在杭州湾出海。他们历经艰险等候了一个多月，才等到西南顺风，扬帆东进。船刚驶离舟山群岛进入东海，不幸又遇到东北风，“风急波峻，水黑如墨”，又把他们吹向西南，全船只有高念观音（原译观世音菩萨，因避唐太宗李世民“世”字之讳，省称“观音”），大家纷纷把所带之物抛向大海减轻船的重量，有的僧人把用一生心血抄写的经文也投入大海后，痛不欲生，也随之跃入大海同葬。船只失去控制，在海上随浪大起大落三天，“众僧恼卧”，都晕船呕吐不能起身。但是普照师父每日吃饭时，必拿出少许生米与众僧充饥。船上已无淡水，嚼米，口、喉很干，无法咽入，吐也吐不出，饮用少许海水就腹胀。直到第七天，风暴小了些，又下了两天雨，在船上接了些雨水，大家才稍微好过些。到第九天，船靠近一个小岛，大家赶快登岸，找到了淡水，把船上储满了水，继续上船前进。在海上漂流14天，靠了岸，只见到处树木茂盛，鲜花盛开，原来风暴把他们从东海吹到了南海，他们已来到海南岛最南端。接着抵达振州（今海南岛崖县——三亚），被地方官派兵把鉴真一行迎住城内大云寺。在这里住了一年。以后，经万安州（今万宁）、崖

州（今琼山），过琼州海峡，以后又在桂州（今广西桂林）、海南郡（今广州）等地停留，途中日僧荣睿因劳累过度不幸病逝于端州（今广东高要），鉴真由于悲痛过度、辛劳、酷暑而眼睛发炎，最后双目失明。始终追随着他的忠实大弟子祥彦也因长年积劳成疾不幸逝于江西，这对鉴真来说实在是极为沉重的打击。历经三年的苦难艰辛旅程后，鉴真等最后经九江、南京回到了扬州。第五次东渡失败了，这也是鉴真东渡过程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。然而，鉴真并没有灰心，困难不能征服他的意志，只能将他磨练得更加坚强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

第六次东渡（公元753年十月—754年二月）

鉴真东渡的意志弥坚，他从海南岛回到扬州后，不顾双目失明的困难，继续筹集文物准备东渡。

唐天宝十二年（公元753年）十月十五日，日本第10次遣唐使归国前夕，遣唐大使藤原清河、副使吉备真备、大伴古麻吕和仕唐多年、历任唐光禄大夫、御史中丞、秘书监等职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（汉名晁衡）等也准备回国，他们同到扬州延光寺参谒鉴真。藤原大使说：“早闻大和尚曾五次东渡日本欲去传教，今日得见，万分荣幸，若大和尚仍有此愿，弟子等有船四艘返日，应用物品俱备，不知肯同行否？”鉴真虽已66岁高龄，且双目失明，但为了传教授戒，为了中日人民的友好及文化交流，便应允了日方恳请。

鉴真欲再度赴日的消息在扬州传开后，有关寺院为阻挠此行，严密防范。这时正好鉴真弟子仁幹从婺州（今浙江金华市）来扬州，密知师父将要远行，遂暗约由他备船在江头接候。十月二十九日晚，鉴真及弟子工匠等24人从扬州龙兴寺潜行至江头，迅即登船启程，出大运河入长江，直趋苏州黄泗浦（今江苏省常熟县黄泗，即黄歇浦）与日本遣唐使船队会合。

鉴真带去的物品有如来、观世音等佛像8尊，舍利子、菩提子等佛具7种、华严经等佛经84部300多卷，还有王羲之、王献之真迹行书等字帖三种。

在真人元开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中，对鉴真第六次东渡的航线、航期有如下记载：“天宝十二载十月二十九日戌时，从（扬州）龙兴寺出至江头……乘船下至苏州黄恤浦（黄歇浦）。十五日壬子，四舟同发，有一雉飞第一舟前，仍下碇留。十六日发。二十一日戊午，第一、二两舟同到阿儿奈波岛（冲绳岛），在多弥岛（种子岛）西南。第三舟昨夜已泊同处。十二月六日，南风起，一舟着石不动，第二舟发向多弥处，七日至益救岛（屋久岛）。十八日自益救发，十九日风雨大发，不知四方。午时，浪上见山顶。二十一日乙酉午时，第二舟着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（川边郡秋目）”。

临行前，恐官府发觉，经卷有失，于十一月十五日鉴真一行分乘第二、三、四船。直到十一月十六日船队启航前鉴真才上了大伴古麻吕的第二船。驶入东海后，船队被强劲的东北风吹散，第四船杳无踪影，剩下的三只船只有奋力拚搏向

前航行。十一月二十一日，第一、二两船同到冲绳岛，已在多弥岛（今日本种子岛）的西南。第三船昨夜已停泊在同处。十二月六日，海上刮起人们渴望的南风，三只船相继起航顺风前进，而藤原大使与阿倍仲麻吕所乘的第一船触礁（着石）无法行动。鉴真所乘的第二船发向多弥去，七日到达益救岛（今日本屋久岛）。停泊候风10天，并等待其余船只。第一船修复后，继续航行，因遇偏北风暴而漂至安南驩〔hu n欢〕州（今越南境内），全船180余人，死难170多人，仅大使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等10余人幸免于难。第三船后来也航返日本。十二月十八日，第二船自益救岛出发续航，十九日遇到暴风雨，不辨东南西北，鉴真等又历经磨难，于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抵达日本九州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（今日本鹿儿岛县）。十二月二十六日，鉴真等一行在日僧延庆的引导下进入日本太宰府，并于次年（公元754年）二月一日，航达日本遣唐使船队的始发港难波（今日本大阪附近）。二月四日鉴真到达日本首都奈良，受到日本举国上下盛大的欢迎，皇族、贵族、僧侣都来拜见。

鉴真自743年—754年经12个年头，先后六次东渡日本，备受艰辛，终于以非凡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实现了自己宏伟的夙愿，踏上了日本的土地。

三月，吉备真备以敕使身份向鉴真宣读了天皇的诏书：“大和尚远涉沧波，来到我国，朕不胜欣慰，自今以后，授戒传律都由大和尚担任。”四月初，在东大寺设戒坛，由鉴真登坛主持，先后为太上皇圣武天皇、皇太后、皇子及400余位僧人授戒。756年，孝谦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，统理日本僧佛事务。758年卸任，被尊称为“大和上”，恭敬供养。759年，鉴真率弟子仿扬州大明寺格局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，至今仍存，被视为日本国宝，对日本建筑艺术有重要影响。以后，鉴真在此授戒讲经，把律宗传至日本，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。鉴真虽双目失明，但能凭记忆校对佛经。他还精通医学，凭嗅觉辨草药，为人治病。留下一卷《鉴上人秘示》的医书，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他带到日本的中国佛经印刷品和书法碑帖对日本的印刷术、书法艺术有很大影响。

763年鉴真在日本招提寺内圆寂。寺内至今还保留着鉴真的坐像，这也是日本的国宝。这是鉴真的弟子忍基和思托用中国的干漆夹纆〔zhù注〕法—为他塑的。鉴真在日本10年，他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受鉴真弟子思托等的委托，在鉴真圆寂后的16年，日本奈良时代（公元710—784年）的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写了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。书中详尽描述了鉴真六次东渡航海的艰苦历程，使后人了解了唐朝时中国、日本的造船术和航海术。

鉴真第六次东渡走的是南岛航线，出航时本是横渡东海指向日本南岛诸岛奄美岛的，但是偏离了航线而到了冲绳岛，已在种子岛的西南。但是由于日本在南岛各岛都树立有标牌，岛名、泊船处及去各处的航程、汲取淡水的地名等都标示得很清楚。这些记载说明了南岛航线在当时是一条航运繁忙的航线。

__ 干漆夹纆像，又叫脱沙像。先以泥土塑成佛像，用木架支撑，然后蒙以麻木，层层涂漆，待漆干后，除去其中的泥土、木架即成。